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

最适合 9—16 岁孩子阅读的经典译本

波利安娜

一个阳光小天使传递给所有人的“快乐魔法”

POLLYANNA

Eleanor Hodgeman Porter

[美] 埃莉诺·霍奇曼·波特 著

杨巍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波利安娜

一个阳光小天使传递给所有人的“快乐魔法”

POLLYANNA

Eleanor Hodgeman Porter

[美] 埃莉诺·霍奇曼·波特 著

杨巍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波利安娜 / (美) 波特 (Porter, E.H.) 著; 杨巍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
ISBN 978-7-5399-8182-6

I. ①波… II. ①波… ②杨…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7275 号

书 名 波利安娜

著 者 (美) 埃莉诺·霍奇曼·波特

译 者 杨 巍

责任编辑 邹晓燕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182-6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来自遥远西部的家书	1
第二章	老汤姆和南希	5
第三章	波利安娜来了	9
第四章	小小阁楼间	16
第五章	快乐游戏	23
第六章	令人烦恼的“责任”	29
第七章	特殊的奖赏	37
第八章	斯诺太太的大难题	42
第九章	“先生”其人	51
第十章	令人惊喜的答案	56
第十一章	“乞丐”男孩	64
第十二章	面对妇女救助会	73
第十三章	在彭德尔顿树林里	77
第十四章	牛蹄冻那点事儿	83
第十五章	奇尔顿医生	89
第十六章	红玫瑰和蕾丝披巾	98

第十七章 “就像一本书”	105
第十八章 水晶棱柱	111
第十九章 大大出乎意料	116
第二十章 更叫人吃惊的事儿	120
第二十一章 疑团解开了	126
第二十二章 布道和木柴箱	132
第二十三章 一起意外事故	139
第二十四章 稀客来访	145
第二十五章 等待的日子	151
第二十六章 半开着的房门	156
第二十七章 两次探望	160
第二十八章 游戏玩家	167
第二十九章 透过一扇打开的窗	178
第三十章 “操盘手”吉米	182
第三十一章 新姨父	185
第三十二章 波利安娜的来信	187

第一章

来自遥远西部的家书

六月的一个早晨，波利·哈灵顿小姐有些火急火燎地跑进厨房。平常她并不是这个样子，并且她总为自己颇能沉得住气而深感自豪。可今天她却十分匆忙——不折不扣的匆忙。

南希正在水槽边刷洗碗碟，也诧异地抬起头来想看个究竟。她在波利小姐家的厨房里才干了两个月，却已深知女主人沉稳的个性。

“南希！”

“什么事儿，小姐？”南希愉快地回应，手里仍然在忙着擦水罐。

“南希，”波利小姐的语气突然变得十分严厉，“当我跟你讲话时，希望你能停下手中的活儿，好好地听仔细了。”

南希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她赶紧把水罐放下——甚至连抹布都来不及拿掉，却也因此险些将它打翻在地。这不禁让她更显慌乱。

“是，小姐。下次我一定注意，小姐。”南希有点语无伦次。她搁好水罐，慌忙转过身来，“我只是干活儿太投入了，因为您今儿早上特别嘱咐过我：刷碗得麻利点。对吧？”

波利小姐皱了皱眉头：

“行啦，南希。我可不想听什么解释，只希望我说话时你能专心点。”

“是，小姐。”南希长出了一口气。她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讨得这个女人的欢心。南希之前从未外出做活，可随着父亲突然离开人世，丢下体弱多病的妻子和他们姐弟四个，小小年纪的她便不得不

肩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因此，当她在山上这座豪宅的厨房里找到一份活儿干时，她不禁欣喜万分。要知道，南希来自六英里外的“杳晃”，只听说波利·哈灵顿小姐接管了古老的哈灵顿庄园，是小镇上最有钱的人之一。当然，那也不过是两个月之前的想法。现在她才明白，这位波利小姐不仅待人苛刻，而且成天板着一副面孔，就连一把餐刀掉在地上，或者关门的动静大了些，她都会很不高兴。可即便一切井然有序，也从未见她露出过笑容。

“南希，干完上午的活，”波利小姐又发话了，“你去把阁楼上靠近楼梯口的小房间收拾一下，然后把小单人床铺好。当然，把那堆箱子、盒子清理出去过后，别忘了仔细打扫一遍。”

“好的，小姐。清理出来的那些东西，我该放在哪儿呢？”

“就堆到阁楼前面吧。”波利小姐略加思索，又继续说道，“现在我不妨告诉你，南希。我的外甥女波利安娜·惠蒂尔小姐要搬来跟我一块儿住。她今年十一岁，那个房间就是为她准备的。”

“哈灵顿小姐，您是说有个小姑娘要来吗？噢，太好啦！”一想到小姐妹们在“杳晃”的那个家里制造出的“阳光”，南希忍不住欢呼起来。

“好？哼，我可不会用这个字眼，”波利小姐抢白了她一句，“当然，我打算尽力而为。我希望自己是个心善的女人，而且很清楚自己的责任。”

南希的脸红得发烫。

“那是自然，小姐。我只是觉得，小姑娘的到来或许……或许能给您的生活增添一点儿光彩。”她支支吾吾。

“谢谢，”波利小姐冷冷地回应道，“不过，眼下我并没觉得有任何必要。”

“可是，您……您肯定想让她来的，她到底是您的亲外甥女啊。”南希鼓起勇气冒出这一句，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必须做足准备，好迎接这位孤苦零丁的小客人。

波利小姐傲慢地昂起了下巴：

“呃，说真的，南希，就因为我不幸摊上那么一个傻姐姐，嫁错人不说，还生了一堆孩子——这世上的孩子已经够多的啦，难道我就该特别想亲自照顾他们吗？不过，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希望我清楚自己的责任。南希，记得把角落都打扫干净。”她语气严厉，说完便出去了。

“是，小姐。”南希吁了口气，再次拿起差不多快晾干了的水罐——由于它早已变得冰凉，还得重新再冲洗一遍。

回到自己的房间，波利小姐又把那封信给找了出来。信是寄自一座遥远的西部小镇，两天前才刚刚收到，对她来说可真算不上什么惊喜。收信人写的是佛蒙特州贝尔丁斯维尔镇的波利·哈灵顿小姐，其内容如下：

亲爱的小姐：

我很遗憾地告知您，约翰·惠蒂尔牧师已于两个礼拜前离开人世，丢下了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儿。除了几本书，他几乎没有什么遗产。想必您也知道，他只是本地一个小传教教会的牧师，薪水相当微薄。

我想他毕竟是您已故姐姐的丈夫，尽管他说你们一家人的关系并不太融洽。不过，他认为您看在姐姐的份上，或许愿意收养孩子，让她在东部族人的关爱中长大成人。于是我便提笔给您写了这封信。

当您收到它时，小姑娘可能已经做好了动身的准备。假若您肯收留她，并尽快在回信中让她启程，我们将会感激不尽，因为有一对夫妇不久也要去往东部，他们愿意顺便带她去波士顿，并且把她送上开往贝尔丁斯维尔镇的列车。当然，有人会提前通知您波利安娜到达的日期及车次。

静候您的佳音！

满怀敬意的

杰里迈亚·奥·怀特

波利小姐皱着眉头把信叠好，又塞入信封里。她已经于前一天作出回复，说自己当然愿意收养那孩子。她希望自己足够清楚这份责任——尽管内心并不怎么乐意。

眼下她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信封，不禁又回想起了姐姐珍妮——也就是孩子的母亲。珍妮二十岁那年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尽管当时遭到全家人的反对，可姐姐还是执意要嫁给一位牧师。本来，有个富翁也一直在追求她，而且全家都更偏爱此人，可珍妮就是不为所动。富翁年纪较大，存款也更多；而牧师只是年轻，富有理想、激情和爱意。珍妮偏偏喜欢后者这些，或许这再正常不过了。因此，最后她嫁给了穷牧师，以一名国内传教士妻子的身份跟着他去了南方。

决裂终究无可避免。尽管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波利小姐当时还不过十五岁，可她却记得非常清楚。全家人跟这位牧师的妻子从此再无任何瓜葛。确切地说，珍妮本人有段时间还会主动写信。她给最小的孩子取名为“波利安娜”，以纪念另外两个女儿“波利”和“安娜”——她们早已双双夭折。这也是珍妮的最后一封家书，不想没过几年竟传来了她的死讯。便条是牧师亲自从一座西部小镇捎来的，内容简短，却伤心欲绝。

在此期间，时光并没有为山上大宅子里的人而停留。波利小姐眺望着下面延绵的山谷，又回想起自己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所经历的各种变化。

如今她都四十岁了，却仍是孑然一身。父母和姐妹们早已相继离世。多年来，她一直是这栋大宅子的唯一主人，并继承了父亲的一大笔遗产。对于她孤单的生活，有些人毫不避讳地表示同情，甚至劝她邀请朋友或伙伴过来一起住，可她对这些同情和建议完全无动于衷。她还说，自己并不孤独，而且很享受一个人住，因为她喜欢安静。可现在——

起身时，波利小姐眉头紧锁，双唇紧闭。当然，她很高兴自己是个心善的女人，不仅清楚自己的责任，而且也有充分的能力去承担。可是，叫什么“波利安娜”，多可笑的名字啊！

第二章

老汤姆和南希

阁楼间里，南希十分卖力地打扫、擦洗着，尤其不放过各个角落。很多时候，她之所以干活非常投入，倒不是因为喜欢清理那些污垢，而只是一种情感的发泄罢了。南希，尽管她在女主人面前表现得唯唯诺诺，却并非圣贤。

“我……真希望……自己……能挖出……她内心的……死角！”她断断续续地咕哝着，每吐一个字还用带尖的清洁棒猛戳地板。“需要清扫的地方太多，太多啦！亏她想得到，竟然把那可怜的孩子安顿在屋顶这个闷热的小房间里——冬天连火都没得烤，可这座大宅子里明明有好多房间可以挑选的！当真是多余的孩子啊！哼！”南希狠声说道，还使劲拧了拧衣服的下摆，直到手指被扭得生疼。“我看眼下最多余的可不是孩子，才不是呢！”

她一声不响地忙活了好半天。等到一切收拾停当，她环顾这个空荡荡的小房间，仍然愤愤不平。

“好吧，不管怎样，该做的我都做了。”她叹了口气，“这儿没有一点点灰尘，别的地方也一样。可怜的小东西！让一个想家而且无依无靠的孩子住这儿，真做得出来啊！”说完，她重重地摔门而去。“噢！”她一声惊呼，咬紧了双唇，可马上又嘴硬起来，“好吧，我才不怕呢。希望她最好是听到了。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下午，南希抽出几分钟时间，在园子里跟老汤姆说了一会儿话。老头儿专门负责在庄园内拔草、挖路，已经干了不知多少年了。

“汤姆先生，”开口时，南希仍不忘迅速回头观望，以免自己被人发现，“有个小姑娘要来这儿跟波利小姐一块儿住，您也听说了吧？”

“有个……什么？”老头儿忙问，还费力地直起驼背。

“一个小姑娘，要来跟波利小姐住一块儿哩。”

“别蒙我啦，”汤姆压根儿就不信，还讥笑道，“你怎么不说太阳明天会在东边落山呢？”

“可这是事实呀，她亲口告诉我的。”南希又补充说，“那是她的外甥女，今年十一岁。”

老头儿这才惊得连嘴巴都合不上了。

“对……我想起来啦。”他嘟嘟囔囔。突然，他那昏花的老眼中露出几分柔情。“她该不会是……但应该是……珍妮小姐的女儿吧！别的姐妹都没嫁人呢。对，南希，她肯定是珍妮小姐的女儿。感谢上帝！没想我这双老眼还能有幸看到。”

“珍妮小姐是谁呀？”

“她是从天堂里下来的天使，”汤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情绪变得很激动，“但老爷和夫人只把她当作长女看。多年前，她嫁人并与家人决裂时，才不过二十岁呢。听说除了她最小的女儿，其他孩子最后都夭折了。那么来的肯定就是这个。”

“那小姑娘十一岁。”

“对，差不多。”汤姆点点头。

“可她只能睡在阁楼上，真叫我替某人感到羞耻啊！”南希骂道，却忍不住又朝身后的房子里膘了一眼。

汤姆皱了皱眉，可接着嘴角又露出诡秘的笑容：

“我在琢磨，房子里突然间多了一个小孩儿，波利小姐将会怎样应付哟？”

“哼！可我却在想，小姑娘在房子里该怎样忍受波利小姐！”南希马上顶了他一句。

老头儿笑了起来。

“看样子你并不怎么喜欢波利小姐哩。”他咧着嘴。

“听您这话，倒好像有人会喜欢上她似的！”南希反唇相讥。

老汤姆的笑容突然变得十分古怪。他佝偻着腰，又开始继续干

活儿。

“我猜，你大概没听过波利小姐恋爱的事儿吧？”他慢吞吞地说。

“恋爱？就她！没有！我想这世上恐怕没什么人听说过吧。”

“不，人们都知道。”汤姆点点头，“而且那家伙眼下也住在咱们这个小镇上。”

“那他到底是谁呀？”

“我不会告诉你的，因为我不能乱讲。”汤姆突然挺直了腰杆。当他面朝宅子时，浅蓝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一名忠仆发自内心的自豪，那是他对这个为之服务多年的家族的热爱。

“但似乎不大可能啊，她也会有情人？”南希仍然不敢相信。

汤姆摇了摇头。

“你对波利小姐可没我了解得多，”他争辩道，“她以前的模样可漂亮啦。只要她愿意，现在仍然可以变得很漂亮的。”

“漂亮！您说波利小姐？”

“对，如果她把扎紧的秀发松散下来，顺其自然——就像从前那样，然后戴上饰有花朵的软帽，穿着带白色装饰的蕾丝裙子，你就知道她有多美了！南希，别忘啦，波利小姐还并不算老。”

“她不老吗，难道？呃，那她实在太显老了——没错，就是显老！”南希轻蔑地说。

“嗯，这我也知道。自从她跟那男的告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汤姆点点头，“她似乎开始喜欢过极为简朴的日子，连性格也变得尖刻，动不动就乱发脾气，让人觉得难以相处。”

“的确是这样，”南希愤愤地表示赞同，“你就是没法讨她欢心，完全不能，无论怎样卖力！要不是为了挣那点儿工钱，好满足家里人的需要，说什么我也不肯待在这破地方。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会甩手不干的。到那个时候，我南希就要走人啦。肯定会有这一天，肯定！”

汤姆摇了摇头。

“我理解，而且我也感觉到了。这很正常，但不是最妥当的办

法，孩子，这不是。记住我的话，它绝对算不上最妥当的。”说完，他又埋头干自己面前的活儿。

“南希！”突然，后面传来一个尖厉的嗓音。

“来……来啦，小姐。”南希结结巴巴地应了一声，慌忙朝房子里跑去。



第三章

波利安娜来了

电报送得很及时，说是波利安娜将于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四点钟到达贝尔丁斯维尔镇。波利小姐读了直皱眉头，随后又爬上了阁楼间。她四处查看，却依旧愁容不展。

房间里有一张小床，收拾得倒挺整洁；还有两把平背椅，一个脸盆架，一个衣柜（却没有镶镜子），外加一张小圆桌。天窗上都没有挂布帘，墙上也没有图画。从早到晚，阳光直接倾洒在屋顶上，整个小房间就像火炉一般。由于毫无遮挡，窗户也始终被关得死死的。一只大苍蝇嗡嗡作响，烦躁地在上面来回撞个不停，试图逃出去。

波利小姐马上拍死了它，又将窗户拉起一条缝，把尸体掸到外面。然后，她扶起一把椅子，皱了皱眉才离开。

“南希，”不一会儿，她的声音又在厨房门口响起，“我在楼上波利安娜小姐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只苍蝇。之前那窗户肯定被人打开过。我已经订好了帘子，但是在送来之前希望你别再乱动它。我外甥女明天下午四点钟到达，我想让你去车站迎接。到时候蒂莫西会驾着敞篷马车送你过去。据电报上说，她‘留着浅色头发，穿一条红格子布裙，还戴了顶草帽’。我知道的也就这些，但应该足以让你认出她来。”

“好的，小姐。可是，您……”

波利小姐显然明白南希的意思，因为她皱了皱眉，回答得十分干脆：

“不，我不会去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行，就这么定了。”说完她便转身走开。这就是波利小姐所做的整个安排——为接待她的亲

外甥女波利安娜！

厨房里，南希正在熨烫洗碗布。她拿着熨斗在上面一阵乱戳。

“‘留着浅色头发，穿一条红格子布裙，还戴了顶草帽’……她知道的就这些，真行啊！哼，这么坦白，换作是我真会感到羞愧。真的，我会羞死的！要知道，这可是她唯一的亲外甥女，还是千里迢迢地来投奔她啊！”

第二天下午三点四十分，蒂莫西和南希准时出发了，他们驾着敞篷马车去迎接小客人。蒂莫西是老汤姆的儿子。镇上的人经常会说，如果把汤姆比作波利小姐的右臂，那么蒂莫西就等同于她的左膀。

蒂莫西是个和善的小伙子，长得也挺不错。尽管南希还没来多久，两人却已经非常熟悉了。可是，今天南希老想着自己的任务，完全不像平日里那么多话。一路上她几乎都是默不作声，到站后便赶着去等候进站的列车。

她心里反复默念“留着浅色头发，穿一条红格子布裙，还戴了顶草帽”，同时一遍又一遍地琢磨，不知道波利安娜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为她本人着想，我希望她最好文静又懂事，别把餐刀掉在地上，也别把门关得太重啦。”她对蒂莫西叹了口气，而对方正朝她慢慢走过来。

“是啊，如果她不这样，咱们其他人不知会有多倒霉哩。”蒂莫西嬉皮笑脸，“你想想看，一个波利小姐，再加上一个吵闹的小孩儿！哎呀！我已经听见汽笛声了！”

“噢，蒂莫西，我……我觉得她真够讨厌的，竟然会派我来。”南希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又开始唠叨起来，说着还转身跑向小站的某处，因为在那儿她能下车的旅客看得最清楚。

很快，南希就发现了小姑娘。只见她身材纤细，穿着一条红格子布裙，两条浅黄色的大辫子搭在背后。草帽下露出一张布满雀斑的小脸，深情而热切，又不停地左顾右盼，显然是在寻找什么人。

南希一眼就认出了她，可不听使唤的膝盖却直打哆嗦，完全没法挪动步子。等到几乎只剩小姑娘一个人站在那儿时，她才好不容易走上前去。

“你是波利安娜……小姐吗？”南希结结巴巴地问。突然，她被两条棉布裹着的小手臂一把搂住，差点透不过气来。

“哦，见到您我真是太……太……太高兴啦！”传入她耳中的声音十分激动，“我当然是波利安娜，您能亲自来接我，真叫人开心哪！希望您也是这么觉得。”

“你……很开心？”南希的舌头打着结，却又有点好奇：波利安娜竟然会知道她，并且渴望与她相见。“你……真的很开心吗？”她忍不住又问了一遍，同时试图把自己的帽子扶正。

“噢，是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您到底长什么样子哩。”小姑娘兴奋得又叫又跳，还把窘迫的南希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现在我确定了，很高兴您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这时，眼看蒂莫西也走了过来，南希总算松了口气。波利安娜的话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是蒂莫西。你可能有行李箱要拿……”她的舌头还是没能捋顺。

“对，我有。”波利安娜郑重地点点头，“我有个崭新的箱子，是妇女救助会给买的——她们本来打算要买地毯。这些人实在是太好啦，对吧？当然，我并不清楚用买箱子的钱能买到多少红色地毯，可不管怎样，应该能买一些——也许足够铺半条走廊。您觉得呢？我的包里有件什么东西，格雷先生说是一张支票，并且还交代过：我得把它交给您，然后才能拿到箱子。格雷先生就是格雷太太的丈夫，他们和迪肯·凯尔的妻子是表亲。我就是跟着他们一块儿来到东部的，他们都是好人！噢……在这呢，给您。”她边说边从背包里摸索了半天，最后终于掏出一张支票来。

南希深深地吸了口气。出于本能，她觉得如果有人说了这么大一通话，肯定需要这么做的。接着她又偷偷瞟了一眼蒂莫西，却见

对方故意把脸转向一旁。

三人终于动身了。波利安娜的行李箱被放在后面，而她自己则紧贴着坐在南希和蒂莫西中间。准备出发的过程中，小姑娘一直叽叽喳喳，不停地提出各种问题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南希努力跟上她的节奏，最后终于头晕目眩，差点没背过气儿去。

“快看哪！太棒了不是？路程远吗？我希望很远——我喜欢坐车。”当马车开动时，波利安娜又感叹连连，“当然，如果不远的话，我也并不介意，要知道，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快些到达那儿了。街道真漂亮！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爸爸跟我说……”

她突然打住，声音开始有些哽咽。南希一直满怀忧虑地看着她，只见她的小下巴颤抖不止，眼里噙着泪。然而，不一会儿她又坚强地昂起头，继续喋喋不休：

“爸爸全都告诉我了。他还记得很清楚哩。并且，我刚才就该解释一下。格雷太太也叮嘱过我，叫我立马对您讲的。您知道，就是这件红格子布裙，还有我为什么没穿黑色衣服。太太说，那样的话会让您觉得很别扭。可是，上次的募捐桶里根本就没有黑布，只有一件妇女穿的丝绒巴斯克衫^①。执事凯尔的妻子说它根本不适合我。而且，那上面有白色斑点，又挺破旧。您知道吗，两处肘部和其他某些地方都是。妇女救助会的部分成员打算给我买一条黑裙和一顶帽子，可其余的人却觉得应该把钱用来买红色地毯。要知道，那可是她们一直想给教堂买的。怀特太太说这样也好，因为她并不怎么喜欢穿黑色衣裳的小孩儿。我的意思是说，她其实很喜欢小孩儿，只是不喜欢小孩儿穿黑色的衣服。”

波利安娜停下来喘了口气，南希终于等到插话的机会，结巴着说：

“呃，我相信……会没事的。”

“我很高兴您能这么看，跟我的想法一样。”波利安娜点点头，嗓

① 一种妇女穿的紧身上衣。